

## 自学探索环顾世界 理性思考经世济国

干春晖，1990年上海理工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财政部产业经济学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上海市曙光计划学者。

问：干老师，很多成功的人士可能小时候都喜欢探索，您小时候也这样吗？

干：小时候还算比较听话，也喜欢探索。妈妈有一块机械手表，在那个年代，是很珍贵的，当时我感觉很好奇，什么东西都想拿来拆开看一看，探究一下。但是很难打开，准备用石头把妈妈的手表砸开



干春晖

来看看里面为什么是动的，结果就差点砸烂了。我从小就有一种好奇心，非常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脾气，有很强烈的愿望去探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觉得做学术工作就需要这种探究精神。其实每个人小时候都这样，但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觉得跟利益无关就不去多考虑了。

问：小时候喜欢上学吗？您觉得读书有什么用？

干：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念书还是很感兴趣、充满好奇，虽然不是每次考第一名，但总归是第二第三名，总是觉得自己要向别人学习，就有更加高远的目标，需要追赶，需要超越。我是觉得读书可以让一个人有能力做更大的事情，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是小时候的认识没有这样清晰，只是这样一种朦胧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贯穿我青少年时代，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问：您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后来通过念书，成为您家乡同辈中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父亲的经历对您的求学之路有什么影响？

干：我的父亲出身于非常贫寒的家庭，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但自从父亲大学毕业后，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正如现在所说的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人生。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问：小时候有没有想过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

干：读中学我就喜欢当企业家，上高中后，开始懂得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企业家，国家繁荣富强要靠企业家这样一个群体。那时的社会潮流是上大学，念研究生，读博士生。我在大学学的是管理，不像比尔盖茨在大学期间就有机会把握到技术发展的好时机，不管有没有读完书，他就决定创业。我学管理就是希望做个企业家，做个管理者，读书也没有想过中断，同时企业也不会给予这种创业机会。读博士时，我在一些企业做兼职，担任一些管理职务。那时候开始对真实的商业世界有比较好的理解，同时也发现自己更喜欢研究经济管理的理论。我认为研究这些基本的理论甚至做企业家更加重要，还能够在研究中获得乐趣。现在经常和很多优秀的研究人员打交道，我发现许多好的研究人员往往从新生产的知识中获得快感与乐趣。其实做研究是很辛苦，很累的工作，若从中得不到乐趣，不容易做得很好。我当时因为觉得自己蛮有兴趣做这些研究工作，所以后来就很自然地走上了学术道路。

问：本科毕业时您同时拿到工作派遣证和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当时是怎么选择的？

干：本科毕业时，同时拿到常熟工作的派遣单和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我选择读研究生，因为小时候一直有学习更多的东西的想法，希望对世界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问：在上海理工大学读研导师是谁？在研究生阶段您做得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干：最初带我的是张逸民教授，他最初是工程方面的专家，后来把系统工程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去，他曾经是商学院院长，很有成就，我现在还跟他有交流。我非常感谢张逸民教授，他给了我一个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的研究机会。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自己建立数学模型，自己编程，自己到统计局找数据，自己找文献参考，最后发现效果还不错，以这个题目为基础，还发了几篇论文。这是我作为一个学生感到最高兴也是最满意的。这些经历对我后来考工业经济学博士生也很有帮助。

问：大学期间的课余时光是怎么度过的，您经常去图书馆吗？有什么业余爱好？

干：我的课余时间基本上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图书馆几乎是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从上大学开始、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甚至当了老师以后，图书馆是除了办公室和家之外，去得最多的一个地方。当然现在去实体图书馆的时间少了，图书馆都数字化电子化了。说起来很可怜，我几乎没有业余的爱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战术战略问题，如果智商差不多，一个人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才可能比别人跑得快一点点。与其他行业不同，做研究工作更需要本人的努力和能力。谁花的时间更多，就跑得更快，才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成功，这点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运气很好。

问：现在大学里学生无故缺课、迟到的现象比较普遍，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干：大学期间我从来没有逃过课，反倒是旁听了不少其他专业的课程。事实上，我自己学习的课程要比学校的课程多得多，我请教了很多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的老师，他们给我推荐的经济管理类的主要课程，我都是自学的。对于逃课，涉及教和学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为老师，我们经常讲：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有些课程特别是基础课，可能很枯燥，同学们没有兴趣，需要老师的努力，以便吸引学生。也有些课程如果逃了课以后，课程以后还能跟得上，同学就会觉得逃课不会严重影响学业。我本科在所工科大学读的，很多课如果不听，以后就跟不上，有些课是实验课程，不做实验根本无法写实验报告。

问：您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比较缺乏的是哪方面的能力？

干：现在的大学生能力比我们当时要优秀很多。因为第一，总体来说视野更加宽广，接受信息的能力以及外语水平都比我们那代人高很多，实际上是一代比一代更加优秀。不同的是，我们那时候念书头脑都比较简单，大家都抱着差不多的想法，大学生要念好书，找一份好工作，成为社会的栋梁，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而现在的大学生跟现在的社会一样，在多元价值体系下，人生目标更加多元化，这个有好也有不好，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在大学，接受的是所谓的通识教育，本科生也不是多么高级的人才。因为现在的大学已经不是精英教育，是大众化教育，同一个年龄段里上大学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多元化现象的出现就使大学生对生活、学习的态度变得五花八门。只要坚持一个积极和正面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目标就可以了，每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去做自己觉得是最有价值的事。

情，是社会的进步体现。而最重要的是大学生要有历史感，就像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我丝毫不怀疑年轻人对当前问题所表达各种各样观点的激情和真诚，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理解中国的历史，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的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现象的背后，它为什么是这样？它的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让我们认识现在并且是通向未来的一座很好的桥梁。通过了解历史，很容易认识现在并且来判断中国将来发展的方向、而不会迷失方向。年轻人有时候就会忘记这个思考维度。

问：1996年您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1998年到美国雷鸟国际管理研究生院做访问研究，这些经历有什么收获？

干：1993年1月份来这边读博士，1995年底答辩，1996年初开始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1998年至1999年间，我在美国雷鸟做访问研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一方面是我的学术研究更加开阔。当时，网络还基本上没有，E-mail刚刚开始时兴，电脑还是386、486、586的型号，速度不是很快，只能发一些文字。不像我们现在的电子图书馆，查询网络，很方便。所以我出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查找学术资料；出国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理解别人研究的环境，甚至社会生活环境，让自己有一个宽阔的视野。无论是工作上，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个人阅历上，都是很有价值的。我们现在所在的大学甚至提出，我们的本科同学将来到毕业的时候，最好40%的同学有到国外游学的经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实践，去体验一下，看看别人有什么和我们不同，思考和理解他们为什么和我们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好奇的人，喜欢思考的人，通过这些思考一定会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加通透。

问：2004年，您当选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干：很高兴，但这种兴奋的心情持续得很短。你的努力或是你的学术贡献得到社会和官方的承认，那当然很高兴。但是这种心情会很短暂，可能第二天你就没那么兴奋了，因为这跟你个人实际能力的提高，是两回事，就像你考试一样，你考了100分，考了100分本身不会给你提高多少学问，而学习这个过程才是使你能力增加的过程。我更看重这个过程。

问：那您平时很忙，有没有觉得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

干：我过去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我的太太、女儿和我的父母，给我很大的支持，但是我陪伴他们的时间并不多，这个对我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是一件非常

遗憾的事情。近年来，我尽可能地抽时间陪家人。上有老，下有小，比如父母生病了，住院了，小孩子要出生了，就会让你考虑你身边的亲人生生死死的问题。他们有一天会离开你，他们会生病，人体大部分的器官都是不可移植的，是没有复制品的，所以生命更加珍贵。这时，你会觉得家庭、亲情是很重要的。这几年尽可能把家庭看得比较重，反而把前面说的这些荣誉，看得比较轻。慢慢地，对人生的功名利禄会开始看得更加淡一些，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年龄增加了都会这样。

问：从本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到硕士系统科学与工程，再到博士专攻工业经济学，成功的背后都会有自己的辛酸和泪水，您觉得自己受到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干：最大的挫折或者说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我本科在东北重机，后来改名燕山大学，学的是工业管理工程。培养工程师出身的厂长，我们是读两年半的工程知识，然后再读一年半左右的管理，实习都是在大连重机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上海理工大学读系统科学与工程，跟原来的专业不太一样，更加注重数理逻辑、更加重视理论，都是学系统科学与工程的这种理论。当然我们上海理工大学的系统科学与工程是个不错的专业，对我们要求都蛮高的。后来到上海财经大学读工业经济学，工程类管理跟经济学又是不同的思想方式，那我又得调整过来，这个过程还是蛮痛苦的，一种思维方式的变化。现在我想想，要是现在，我有可能就改不过来。但是当时还没意识到这种困难，就是觉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觉得办法永远会比困难多一点，就凭着那种宗教般的信仰，来完成了这种工作。现在想想确实是很难。好在我数理基础还不错，所以我读经济学。经济学有初级、中级和高级，初级我在大学里面就读过了，我中级没有读，直接读高级。以前是工学学位，工学硕士，后来是经济学博士，还是不一样的。横跨了三个专业，而且还要考试，考就意味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每一次都得努力为自己争取机会。

问：您觉得在这些岗位上，想要成功必须拥有并保持什么样的个人品质？

干：作为科研处长搞行政工作，我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最具挑战性的是做一个好的研究者，他能够站在学术的第一线，他能够服务于国家的战略，他能够看到，能够思考我们人类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发现新的知识，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这是我们一个学者最重要的使命。我觉得做

一个好的教授，要保持学术研究的敏感性，前沿的学科都在研究些什么。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东西要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和企业经营决策服务的，虽然学术研究鼓励自由探索、自主选题，但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你只能把这些有限的精力、资源用在研究国家最需要的那些问题上面。当然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个边缘化、微不足道但也许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问题。我应该做这个国家最重要，最最需要的事情。这是典型的经济学观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好的商学院教授，大概要有四个方面的能力和素质。第一，受过非常好的理论训练，通常要博士毕业。第二，必须在国外受过一些训练或有全球的视野，全世界别的国家，别的市场体系里面是怎么做的，你都能够讲得清楚。第三，要有商业实践，或许你没有当过公司的老总，但是对现代商业的实际运作，非常熟悉，否则是瞎子给人家指路啊，这太离谱。第四，要讲得明白，让人家听得懂，如果你的课堂里有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能够听得懂，才算成功，这个难度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办好的商学院很难，包括我们上海理工，最大的约束不是没有钱，最大的约束是没有好的教授，没有一大批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教授。当然作为一个老师，他能够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因为你的经验和知识，让年轻人少走弯路，使他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最有价值的东西，使他们迅速了解学术的前沿，使他们开始有能力创造新的知识，这个是作为一个老师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快乐的工作了！

问：2008年，您家乡的常熟电台也采访过您，他们对您有这样的评价：“怀经世济国心，做勤勉笃行人”，对于这个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干：他们写完以后还出了一本书，事后我才知道，也是几个小时的访谈，回去做了总结，还做了几期的广播节目。主要内容是关于我的求学经历、我的工作，以及我对常熟经济的一些看法。我平时也不在常熟，都没听见，我的一些亲友听到了才告诉我。他们采访了好几个常熟籍的教授，《常熟教授在名校》，大概是一个系列的节目，把我也划进去了，我觉得我还比较年轻了，他们里面大部分是院士，或者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把我也放进去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家乡对我的鼓励和期望。我现在服务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校训是“厚德博学，经济匡时”，我们研究经济学，它是一个世俗的学科，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现实的经济，就是要经世济国，就是要让有限的资源充分利用，让国家和百姓得到最大

的福利，这是我们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这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工作者的根本任务。

问：2011年的10月29日我们学校会举行105周年校庆活动，您作为杰出的校友，现在最想对母校说些什么呢？

干：在上海理工的这几年是我求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应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知识结构，影响了我的人生。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也是我的母校，是我事业、教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我遇上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老师，这些老师我现在有空都会去看看他们。同时我也看到现在上海理工发展速度非常快，真诚地希望母校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大学就是教书育人、理论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母校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祝愿她取得更大的进展。

问：那对于现在在校大学生，您有什么希望？

干：大学本科这四年，真是一个人最宝贵的黄金时刻。在那个时候遇到的人，终生不会忘记，遇到的老师或同学，有可能成为你终生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学习的东西，很难忘记，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几乎所有课程现在还随时在用。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大学找到它的影子。我非常想对现在的大学生说的是，以后你如果不读研究生、博士生的话，再也找不到四年的时间，没有工作，没有社会或家庭的压力可以认认真真地为自己的理论知识准备打基础的时间了。现在大学生也许会问：“老师啊，这个课有什么用啊？”当你问这些最基础的课程的具体用途的时候，老师无法精确答复，如果是问专业课的话，有时候老师或许会告诉你具体的用途。因为现在的大学大都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人最最基本所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道理，为你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一个知识和能力的基础，它可能不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它可能提高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了人类以前的一些知识，有些东西你以后感觉用得上，但有些东西用上了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感觉到，无意识地去用。

■采访、撰稿：管理学院 林友斌、臧好

## 采访心得

干春晖教授的办公室除了办公桌和几张椅子之外，基本上就都是书。跟他

见面的短短几分钟，我就感觉到他的谦逊，并乐意跟我们分享他人生路上成功的点点滴滴。每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着那么多的故事，那些故事有喜有悲，但不管怎样，都已经是故事，都已经是埋在他们心里的回忆了。“你考了100分，考了100分本身不会给你提高多少学问，而学习这个过程才是使你能力增加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能够不执著于功名，做到宠辱不惊。“这个国家需要做的事太多了，做一些对国家最有价值的事情，那你这个人就没白活，你的聪明才智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让我想起了上海财经大学的校训：厚德博学，经济匡时。他有着这样的心，也有这样的能力，难怪常熟电台的记者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怀经世济国心，做勤勉笃行人。我感受到了他的一种亲切，又有多少人能在成功之后还保持着这样的谦逊呢？我想这两点都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

管理学院：林友斌

### 采访心得

干春晖老师是在产业经济领域有突出成就的校友，他对工作生活的态度，让我对学习有了新的认识。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干老师的那一份坚持，虽然能够在企业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但是因为自己对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哪怕再枯燥，再辛苦，也坚定地走着科研的道路，从而有了今天的成就。通过这次采访，让我明白了干老师“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人生修为。干老师一如既往的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坚定信念，为了理想，敢想敢拼的生活态度给了我启迪。这是一种姿态，一种修养，一种智慧，一种策略。

■管理学院：臧好